

于建初文集

醉悟人生

于建初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醉悟人生

于建初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25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823—X/I • 258

印数：1—8050 册 定价：25.80 元

目 录

明 月	(1)
平安夜	(30)
醉悟人生	(55)
春 夜	(115)
香 雪	(168)
才子拜师	(193)
嘻皮人物	(220)
同学之歌	(240)
小 站	(267)
夏夜星空	(281)
女 神	(301)

明 月

浓浓夏日消融了。那妩媚的柔软的和煦的秋阳高高辉映着，恬淡而温暖。天空里一片灰蓝，有几丝游云悠闲飘拂着。她沐浴在黄晶晶秋阳里。她看到从下边一簇绿竹里飞起来一只鸟，翩翩而飞到阳台上就停泊在那盆花畔。鸟羽毛上有几圈金黄色，额头上有一个绿色斑点，长长尖嘴是红色的。她蹑足上前，想捉来关到竹笼里用闲心逸致养起来？想卖钱？那鸟一跳便扑扑地飞向空间。她笑。门前飞来吉祥鸟。天气很好。一切都那么完美那么好没有什么不好，没有缺陷可供挑剔。她盈盈着幸福微笑她转过身走回到房子中间来。从前只住一个套间房子。上个月她丈夫的又一篇小说获奖，竟是在外国在意大利获奖！获得洋人的奖。于是便来了市里的一个头头说道：“这房子太小啦，要扩大！”于是扩大。便动员隔壁一户人家另迁他处。于是木匠泥水匠油漆匠便跑来噼哩啪啦一阵忙碌，把两个套间变成一个大套间，整整六间房子。她便从甲

间走到乙间从丙间走到丁间。她真要落泪她想起以前。从前她和他，好寒碜，好苦，说起来叫人落泪。她流泪了，她用莹莹泪眼望着电视机和电冰箱，望着门角落里那台象头小哈巴狗一样的吸尘器。望着那一件一件又一件的精致玲珑的流光溢彩的家具。她俯下身来蹲下身来用手掌轻轻抚着磨蹭着地上的毛茸茸的地毯。竟然在那书桌上还有一对烛台。就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所偷窃的那种烛台，但不是银的是铜的，丈夫从废货店用高价买来的。买来干什么用来摆阔么？丈夫是阔了大大地阔了。光是去年一年他便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有一天他提着一个破破提包回来，对她笑笑说：“你知道这里头装的什么？”“什么？苹果还是香蕉？”“苹果香蕉？对对对，它能买苹果也能买香蕉。你瞧！”他将那提包一抖，从里头掏出来票子，一捆票子，一捆！于是有邻居便悄悄而说道：“他男人会制造票子呢！”“造票子，怎么造？”“用笔在纸上画，便画了出来。”“那可是犯法呀！”“人家画票子犯法，她男人不犯。”“那为何？”“那是——稿费！”呵呵稿费稿费！男人从前默默无闻不经传而且也象其他许多小人物一样受摠受压受气。他无有靠山他便拼命于一枝笔。拼出来了，这枝笔改变了他，改变了他的全家。他发迹了他腾腾向上他红得有点发紫了。他当了市文联主席市政协第三副主席市引进外资协会第五副主席，

最近又被市消费者协会也强拉硬拽而当了名誉主席而市气功研究协会不甘落后，昨天也来坚决地强烈地而要求他担任一个什么主席。市里那个头头特关心特爱护知识分子对他特器重特钦佩特关心备至。他左顾右盼而想到：“还应对他关心点什么呢？呵对了，他家里不是还没有电话吗？对，给他家里装部电话机。”于是他家便同如市委书记家，便有了电话！

她望着电话便听到电话铃响。是不是响？“叮叮呤呤”是在响。她走上前她拿起听筒，总觉有点生疏；好象与在外边打电话总是有点不一样。她便喊道：“喂，你是哪里呀？”

“……是郑老师家吗？”里边传来的是一个女声，令她一惊。她有点紧张她问道：“你是谁呀？”我找郑老师呀！”女声。这声音好生熟悉，在哪听过？她升上来微微愠怒，又问道：“你是谁？”“我是市里林科所的，我叫龚碧君呀！”呵是她，果真的是她。“您是郑老师的爱人吗？”“……是的。你有什么事？”“我，我有点事。请您叫他接下电话。”“他不在！”她砰地搁下话筒。她觉得头晕了一下旋转了一下。低血压？果真的是她，她找来她找上门来了。心中所担心的事情看来正在静悄悄地而出现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来这事情正在顺理成章地按部就班地而且一定会势不可挡地而发展着成熟着蔓延着，一定会星火燎原。于是便会有一天

……额头上已沁出来涔涔冷汗。此时已快意全消那刚才的幸福之感已灰飞烟灭。她呆呆坐于床沿，她痴痴。她忽然又站起身。她用条毛巾揩揩汗。她想起一件事，她便又一次地不由自主而走到梳妆台前。

她便又一次端详自己，便又一次地不得不承认，自己依然不漂亮。而且也没有风韵。而且再过两月便整整四十岁，比丈夫足足大了两岁。她苍老了。怎么不老，为了哺养一双儿女为了扶持在困境中挣扎的丈夫，她干呀做呀累呀熬呀，如一头瘦骨嶙峋的母驴子拦着辆破车在爬呀爬呀。有一天她到商店上班时，她那柜台间的一群女伴们便笑着说：“文大姐，你要小心些呀！”“什么事？”“小心你那男人呀！他如今是大作家，小心别人把他夺了去呀！”她说：“谁爱夺就夺吧！要是你想夺我把他送给你！”那女伴笑道：“我才没得那个大福气呢！”可她心中恨恨真想抽那个女伴一个耳巴子。然而转念的思索，丈夫最近来是的确不同了，白天到处跑来跑去，晚上晚回家。她悄悄问：“你这向在外边转悠什么？”“哎，”丈夫叹口气道：“人怕出名猪怕壮。什么接待记者来访呀参加什么公司的开张典礼呀什么茶话会呀，为个体户题写招牌呀！蚂蚁子走到镗钵里，尽路。”“那你晚上——”“晚上还要去跳舞。”她一愣，问道：“跳舞？你晚上去跳舞？”“可不是，跳舞。”“那也是工作？”“嗯，也算工作。”丈夫笑了。她

的身上有点颤抖起来，他没感到没看出来？“在……哪里跳？”“工人文化宫里。怎么，你也想去瞧瞧？对了，我是应当带你去见见世面呢！来，我教你跳跳。”“我才不得发神经呢。”但她终于再也忍耐不住了，那一天当丈夫吃了晚饭走出门后，她皱着眉而又搓着手地思考了一会。等到暝暝暮色降临之时她也悄悄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下得公共汽车走了十来米，便听得音乐浩荡。她悄悄立在文化宫门前的树的阴影之下。看到一对对男女走了进去。她准备进去。却突然感到一种羞怯，如同一个正经的规矩的干干净净的男子初次来踏烟花巷。想到他，更涌上愠怒。便坚决走进去。但见一片玻璃，晃动着迷离光芒。有小孩有乡下人就趴在那玻璃窗台上而向内窥视。她也便凑到窗下。

瞧那里头在干什么呀，灯光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紫的。满厅里一片男的和女的，每个男的拥着一个女的，那些女的也愿意了，竟然都愿意。他们摇呀晃呀转呀悠呀。音乐在厅中滚动，迷心醉血，激励着人们寻欢作乐。丈夫在哪里呢？跳舞人中有一个女的吸住了文兰珍的目光。女的高，黑发披肩，穿一身白色衣服。系一枝红艳艳领带。好像跳得好看。那伴着她的男人比她胖，也比她矮。“不相配。”文兰珍想。音乐倒也好听。她看到那个白衣服女人最为夺目。她有点痴痴望

着，好象在不出钱而看白戏。一会儿音乐停止下来，灯光好象也不再旋转。跳舞的人停下，四散开。有人擦津津汗水。如同篮球赛中间休息十分钟。大家分散到椅子上到桌子边。于是厅中间空旷。却见那白衣服女的却不退场，她就是那么站在厅中。她干什么？要跳个独舞？要进行演讲或表演个什么节目？她倒真是象个演员，真比那演员还要漂亮七八分。她那嘴上还抹着一线口红。不做什么她就那么显一显就那么在厅中亮一亮。胆子真大，人间世里为什么有些女子总能这么不知羞耻？她在厅中蹀着跼着，象散步在自家庭院里。她好象从四周看到了熟人她便喊道：“啊！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她脆亮的声音如音乐在厅中流动。她走上去和一个男的握手。又有一个男的连忙趋上来和她握手。她接着又握了一个男的手。之后她又哈哈笑。笑得放肆，大方而得体。她为什么不去当演员？她是演员是那剧团中的戏园子里出来的么？她倒象接见演员的首长。象，江青！当然比江青漂亮。她也和女的握手，有女的望着她，目光即羡慕且妒。文兰珍在窗户外目光随着她走。她看到她婷婷袅袅而走到乐队边的一个桌前。有一个男人。她很恭敬地向那男人点点头，向那个人笑，和那男人说话。并就在那男人身畔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那男人款款而坐微微而笑，这不就是自己的丈夫？是的那是郑孤。这时舞曲又盎

盎响起来。那白衣服女的情然一笑，向郑孤一恭身略略一抬手一个“请”的姿势，于是郑孤便站起身，那女的又嫣然一笑而将手随随一抬便把手搭在郑孤的手上。只觉心中一扎，文兰珍脸上只觉血“呼”地一涌。她头又晕，她咬嘴唇她瞪着眼睛，她看着她丈夫和那女人一旋一转便到了舞厅之中。丈夫以前虽是小人物但却是漂亮的小人物，如今出了名便更显英俊更觉他，高而挺。如今还胖了一些形象便流溢出中年光辉，宽厚而柔和。他穿着肃肃黑西服他系着红艳艳领带。许多坐着的人和跳着舞的人都被这一对吸引。一白一黑的一对。标准的配对。也来打个时髦比方：如果说那女的是这个舞会上的皇后，那这郑孤便可称舞会皇帝。如果说那女的是骄骄公主，那郑孤便可称翩翩王子。如果说那女的是一朵堂皇的牡丹，那郑孤便是——什么花？牵牛花苦菜花狗尾巴花？男性之花！而此时这朵花却在别人的身畔，会永远走向别人身畔？她如今正在别人身畔。可这，只是跳舞。为什么要跳这样的舞？难道不跳这样的舞就不长粮食不产钢铁？这世界在变，这人之心在变。丈夫在变吗？会变吗？是的，眼前在红绿灯下还只是跳舞，可如果换个黑灯瞎火处他们会跳什么舞？她头又一个晕她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她呆呆站在玻璃窗外，和那些顽皮的小孩和那些吃了晚饭没事做出来看洋把戏的乡下人呆在窗外。目痴神呆

了，她口中咸咸，眼泪水已禁抑不住流淌出来……这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人心是怎么回事？

于是她心上揣上了狐疑，结上了疙瘩。她担惊她害怕，怕变怕失去一切。“丈夫会变吗？会坏吗？”她思索。她摇摇头。但油然想到那女的。“凡长得极漂亮的女人往往都不是好东西呢！”但她又想：“也不见得，她只是跳了跳舞嘛！有的外貌长得好的女人，她那心肠也好也正派呢，并不一定乱来呢。”但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的行迹到底是洁净还是污秽？

于是她心中怀上了一个强烈的心愿。她兴致勃勃的东跑西颠的不辞劳苦的风尘扑扑的见缝插针的明查暗访的充满激情的旁敲侧击的而又风平浪静的不露声色的随随便便的，而当了一回私家侦探。（连她自己也从来想到自己还有这么多的精力这么大的能力有一种这么大的本领呵！）于是她便知道了那女人的大致的轮廓和端的。

“那个女人，她名叫龚碧君呀？”“你问龚碧君呀！你还不知道她呀！那可是梁市街上的大大风流人物呀！”“那个女人呀，嘿嘿，那是一个要不得的人呢。”“她好象是在剧团干过的。是干过，在市剧团。好像只干了一两年吧。”“我看她演过戏，她会演老戏，她拿着刀她飞飞武打，穿上那古装戏衣装挺好看的。”“她特别会唱爱情戏。她扮演小姐，头上戴着蝴蝶结子，耳

边垂着两个彩色穗子，迈着莲步走出来，手里还摇晃着一把鹅毛扇子。那样子挺有味道的。”她怎么又没唱戏啦？”“玩腻了想吃新鲜饭。她又跑到新华书店卖书。”“她是大学生呢！”“什么大学生，读了两年函大。不过也算她不简单，听说她成绩满不错。”“风流人不蠢嘛，蠢人不风流嘛！”“后来好像又搞到哪个学校去教过音乐课。”“好像还在照相馆搞过。”“不知怎么给搞到林科所里去了。”“她怕已上了三十岁吧？”“三十好大几啦！”“可她还没结婚呢！”“她虽没结婚可她跟不少人恋爱过呢！听说她才十五岁便在学校里和一位男老师出麻纱。后来她下放到农场里，又和一个外地人搞。后来她来到剧团里，她又和市里头的从前一个老师来恋爱，害得那老师天天和他老婆相骂打架，闹得家里鸡犬不宁。”“哈哈，白虎星白虎星！”“听说在那函大班里她同时便和三四个男的旋来转去。”“我的天，那她这半辈子不是已跟了十来个男人呀！”“只怕远不止呢。”“啊啊白虎星白虎星！”“也真奇怪，这样的女人在我们梁市好象还特别吃香跑红。”“要是以前，早就给剃了阴阳头呢。”“哎，我说呀，这个龚碧君她以后打算怎么办呢？”“什么怎办？”“她是不是要打算找个男人结个婚成个家呀？”“她才不会成家呢！”“她呀，不雇长工，只请临时工！”“临时工？呵！呵呵！哈哈哈哈哈！”……

果真如此。果真是，危险品。是一包毒药是一条，美女蛇。敌情严重十万火急文兰珍再也不能镇静。她要跟丈夫说说可怎么说怎么开口启齿。她便，跟踪丈夫。为的保护丈夫。有一天她上一个大会堂里去，里头正在听一个什么讲座，一个戴高度近视镜的人在讲话郑孤坐在那人身边。便看到那女人那龚碧君也在台上，穿来穿去——倒开水！她干得好欢。还向着台下点点头笑笑。你笑什么你得意什么？你在那倒倒开水算个什么？有一天落雨，文兰珍到文联办公室去给郑孤送伞。郑孤便笑着对众人而说道：“这便是我的浑家。”他说什么？她骂我讥讽我？这时走进来一个女人，就是那个龚碧君！她一身红衣红裙红得光辉灿烂。她开口便叫“郑老师刘老师吴老师徐老师赵老师”喊得屋里通天响亮。她坐下便大谈文学她说她爱文学突然发现自己具有颇高的文学才能。她坐不住站起来她手舞足蹈她唾沫横飞。她拿出一个稿子来请众位老师指教但首先要请郑老师指教。她用纤纤玉手捧着稿子恭敬地送到郑孤胸前……果真如此果真如此。

——今日里，无论如何也要鼓起来勇气，来跟丈夫谈谈。要谈谈。可怎么谈？丈夫会怎么样？丈夫跟那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已经？！啊天啦！但愿还没有那样。如果已经那样？已经了么？那怎么怎么办”也不能放手，不能，放手……这个家的一切还有两个已送

到省城里去读高中去了的一双儿女，还有他！都是她的，都是她用血汗换来的……

她思绪驰骋，意马心猿。焦躁不安。今天这女人又打了电话来了。还要到街上去买点菜。她拿了钱包又到厨房去拿那菜篮子。不在，在哪里？对了，在阳台上，她转身走回到凉台上，菜篮子放在那里她弯身提到手里。她直起身抬起头来时，她便蓦地一愣一惊。她呆住了。下边——

那一个大门。为什么到处的大门都是这样的大门？永远象一个牌坊？四季青栽满两旁。黑西装。丈夫来了。身畔竟是那个女人，一身红！呵呵红与黑呵黑与红！她竟来了她竟敢闯到我的家里来了。他，竟把她带来了。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朗朗乾坤之中，他和她，这样大摇大摆，这样无所顾忌这样并肩而行，这样无耻，这样猖狂，这样……气死人呵！头又晕。这，这太突然，太使人没得准备。怎么办？冲上去我去抽他一个耳巴。能打得过她吗？她年轻她会跳舞她是戏子出身说不定，会武！但我要打，我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但我还是应当讲究策略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有了，我静悄悄偷上去从侧面进攻“啪”的便是一耳光。然后便跑？不跑？大声哭？向地上一滚然后便滚着喊着？……可是她却突然地在脑子里闪了一下白光，这个不如何聪明的人在这时刻里忽然涌上来了

一股比较清亮的脑意识。她扭着头她咬着牙齿她运足底气而忍着怒气而这样比较冷静地分析：要是这样一打一滚一吵，那便惊天动地大家知晓。大家当然会骂那女人，可也会骂我那男人！骂得好！不好不好！那他会气会跑，那我？不不不不，我要——他们不是要进房里来吗？进房来干什么？这还用问还用问吗？可那女人刚刚打电话她知道我在家呀！为什么还来？到底要做什么？不管不管我不管。我要，藏起来！我要——抓！要抓住他们要抓住那见不得人的那肮脏勾当，要抓住我揣测已久思索已久却还一直不知底细的那——秘密！

文兰珍神情一变，顿时手脚利索，机警异常，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颇象女侦察员，象女侠。女侠放下菜篮，赶紧向后退。他们没发现？她退到房中，四面一瞧。躲到哪儿？紧急思索。我躲到哪个房里他们等下会到哪个房里？房子太多。隔着墙听不见更看不见。想起曾看过一个戏不记得戏名了但记得一个男的便躲到柜子里。对，我也躲到柜子里。她赶紧几步上前打开衣柜，衣柜里装着棉絮被还塞着许多衣服，人装不进，怎么办？胆战心惊。他妈的在我自己家中我竟然这样窘迫而狼狈，象做贼。他们好象来了好象在敲门好象钥匙在孔里旋转而响。对了，我就躲在凉台上。这凉台从前房未扩展时是个简易洗澡间。是丈夫

用几块三合板隔起来的。于是她赶快走出房子，钻到那三合板小间之中。从那板的缝隙中可极清楚地看到房中一切，可房里决计看不到她。切切不要咳嗽。他们会不会到这间房子——

“请进！”丈夫声音。丈夫出现。随即红衣女人出现。高跟鞋达达达脆响，她就走到这间房子。她望望四面便“啊”地一声便手一摊了，她欲开始唱咏叹调了。丈夫却喊道：“兰珍！兰珍！我老婆上哪儿去了呢？”“你老婆不在家？刚刚我还跟她通了电话！”“刚刚？”“是呀！我说找你，她好象还不高兴呢！哈哈！”“她上哪儿啦？去找我去啦？”“太好啦！她不在家太好啦！”“嘿嘿嘿嘿！”丈夫笑笑。丈夫说：“请坐！”那女人坐。丈夫拿出来糖果盒。“请吃糖。”“谢谢！”丈夫倒开水说：“请喝水！”“谢谢！有烟吗？”“你抽烟？”“不常抽。可烦闷时候抽。不顺心时候抽。可有时碰到了我敬仰的人，特别是我打心眼里而喜爱的人时，我便要抽！”“嘿嘿嘿嘿！”丈夫又笑。便递女人一枝香烟，自己也抽上了一枝。房里便香烟袅袅起来。

“怎么这样干坐着呀？”女人说。“要做什么？”丈夫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上你家来吗？”“为什么？”愿听我谈谈我的身世吗？”“不知是不是有点什么味道？”“呵呵，郑大作家郑老师想听点有味道的？我可就怕你不说这句话呀！在我的身上，味道可多的是呢！哈哈

哈哈！”女子嘻笑着，吮吸着香烟，站起身噔噔噔几遍踱步，然后便打开心闸儿而滔滔地讲叙起来——“郑老师郑老师，我是多么地想向你倾诉，想向您公开一个真实的灵魂呀！我不搞什么循序渐进不来什么开场白不必要冷水泡茶慢慢浓，且让我直来直去告诉您，我在初二时在十四岁时，”“怎么样啊？”“才十四岁我就和一位男老师那个，那个了呢！哈哈哈哈哈！听来惊讶么？你不惊讶么？我这么说您看我不起么？我想您不会因为这而看我不起的。因为您是作家呀！作家嘛都有点那个，都有点和我差不多的呢！哈哈哈哈哈！说正经的，因为你们作家都讲个：真实。当你们在研究人类之时，你们看到哪个人的脑瓜子会是那么干净的纯洁的？哪个男人不是在闭着眼睛时，却默默想着自己和一个又一个的女人……哪个女人不是在闭着眼睛时，却默默想着自己和一个又一个的男人……他们只是不敢讲出来，更不敢做。可我却讲了，我这十来年做了！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男性，我觉得我这辈子也算没白过呢！人家骂我白虎星！那些漂亮男人的老婆是多么地害怕我呀！我倒觉得多有趣！哈哈哈哈哈……我倒觉得我如今是碰上了个好时代呢！这世上，这街上，如今我觉得呀，吃有吃的，看有看的，玩有玩的。倒真是有趣！往那大街上一走，只觉到处花红柳绿到处一片轰隆，到处轰轰隆隆，真是热闹。真是象个斗